

《清末時新小說集》的承繼與移植

李佩師*

（收稿日期：111 年 3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11 年 10 月 19 日）

提要

本文將探討《清末時新小說集》受到中國傳統文學「縱的承繼」以及西方基督宗教「橫的移植」影響，所呈現出的書寫樣式與文化意涵。《清末時新小說集》起源於晚清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1895 年舉辦的「時新小說」徵文比賽之文稿，小說稿件曾一度散佚，直至 2006 年重新被發現，2011 年以《清末時新小說集》之名，未經刪修直接掃描影印出版。本文透過梳理文本，聚焦於兩方面考察：1. 探討中國傳統文學和西方基督宗教對時新小說敘事書寫的影響。2. 闡述文本所展現的文化意涵，特別在宗教文化部分，以及中國基督徒作者如何將基督宗教元素化為己用，並融入小說創作中，跨越文學與宗教領域，頗具有獨特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清末時新小說集、傅蘭雅、徵文競賽

* 臺北基督學院基督教博雅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晚清的中國身處在一個動盪不安、乾坤之變的時期，不僅內部天災人禍不斷，國際關係更是連連失利，1895年（光緒21年）甲午戰爭慘敗，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導致人民群情激憤，搶救民族危亡意識逐漸高漲，救亡圖強聲浪四起，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英籍來華的宣教士與翻譯家傅蘭雅（John Fryer），出資舉辦徵文比賽，徵求能提出良方妙法，革除「鴉片、時文（八股文）、纏足」等三弊的小說，並陸續在《申報》、《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等刊物上刊登〈求著時新小說啟〉，¹在英文版《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²上強調希望投稿作品以「基督教語調（Christian tone）」而非單用倫理語氣創作，積極地鼓勵學生、教師和在華各個傳教士機構的牧師響應，促使此批徵文小說融合了基督教的思想、詞彙、文化或概念，形成炯別於晚清小說的一大特色。

傅蘭雅的徵文活動至1895年9月截止，共計有155人參賽，收到162篇小說作品，為求公正，傅氏邀請蔡爾康、沈毓桂、王韜等當時名士一同擔任評選，最終選出20部作品，翌年3月18日於《萬國公報》刊出〈時新小說出案〉一文與徵文得獎者名單，並計劃擇優出版印行，但隨著傅蘭雅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加州任教，該批文稿也下落不明，最後無疾而終。³過去學界一度認為稿件已全數亡佚，直至2006年11月22日，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因搬遷緣故，無意間找到這批原始資料手稿。經整理，現僅存150份文稿，當時評選獲獎的20部小說現僅存15部，為使稿件維持完整與真實性，文稿未做任何刪修與更動，直接將原文以掃描影印方式全數收集，以《清末時新小說集》之名在2011年正式出版問世，全套共14冊，每冊平均約五百多頁，分為「獲獎小說」、「未獲獎小說」和「議論文章」三種類別，本文因仍著重「小說」的基本特性和代表性，故以小說為研究範疇，暫不考慮「議論文章」部分。

小說集的出版在學術上具重要積極意義，不僅提供新的學術證據，也使1895年由傅蘭雅徵文所得的小說文本更加豐富完整，亦成為觀察中國近現代文學與西方基督宗教間交

¹ 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啟〉，收於美·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第77冊，1895年7月。今見美·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第24冊（臺北：華文出版社，1968年），頁31b。另參考吳淳邦、李爽學、黎子鵬主編：《清代基督宗教小說選注》（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8年），上卷，頁492註釋3之說明。

² Ernst Johann Eitel, "Extracts from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of Teacher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26(July, 1985), pp.330-331.

³ 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25。

涉融合、以「基督教語調」創作小說的文本和資料，不僅有其特殊性，亦具文學史意義，值得進一步探究。

自從時新小說原件被重新發現後，雖然近年逐漸被學者關注，但爬梳文獻後發現，目前學界研究成果仍聚焦在徵文活動過程及對晚清小說的影響，或是僅就單篇進行論述，或是侷限在獲獎 15 部小說上，較缺乏整體小說文本探究。因此，本文針對《清末時新小說集》的小說文本內容進行更全面、客觀地審視，這些投稿作者長久浸濡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同時又或多或少與基督宗教產生交涉，文本具有鮮明基督教色彩，加之晚清新舊時代大背景脈絡遞變下，激盪出對三弊的反思和國家關懷，既保有與中國傳統文學「縱的繼承」關係，也受到西方基督宗教「橫的移植」的影響，特別著墨在其敘事書寫和別於晚清小說，展現在宗教上的特色。

二、時新小說的敘事書寫

承上所述，首先將剖析文本在「縱的繼承」和「橫的移植」上，所展現在敘事書寫上的特色：

（一）「縱的繼承」——承襲傳統敘事模式

陳平原關注到晚清到五四這段時間中國敘事模式的轉變，包括：敘事時間、敘事角度和敘事結構。晚清後，中國小說作者才開始自覺將寫作對象從「聽眾」定位成「讀者」，此一轉變使說書人口吻不再必要，進而影響中國小說整體敘事模式，大致說來，中國古代小說在「敘事時間」上採用連貫敘述，在「敘事角度」上採全知視角，在「敘事結構」上以情節為結構中心；現代中國則有連貫、倒裝、交錯敘述等多種「敘事時間」，全知、限制、純客觀等「敘事角度」，情節中心、性格中心或背景中心等多種「敘事結構」。⁴

回到時新小說的起始，傅蘭雅期待經由徵文活動，改善中國三大弊端，其對徵文小說要求「……撰著新趣小說……，立案演說，結構成篇，貫傳為部。」說明須以「小說」的體式撰寫，用字遣詞「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題材方面則「述事物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其餘並未多加規範，最後收到的作品：

⁴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4、19。

……當蒙遠近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虛幻，情景每取夢寐……動曰妓寮，動曰婢妾，仍不失淫辭小說之故套，……更有歌詞滿篇，俚句道情者，雖足以感人，然非小說體俗，故以違式論。……⁵

從傅氏刊出的徵文結果與現存文本可知，來稿作品體式不一，小說之外，還包括議論文章、彈詞、戲曲等。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小說的體式或觀念歷來籠統不清，⁶傅氏也未清楚界定，在邁向現代化養分的同時，仍無法改變作者們的寫作慣性。

分析此批時新小說，形式上延續中國傳統小說痕跡與舊有的敘事模式，時新小說在「敘事時間」上大多仍是連貫敘述，按著傳統小說的開頭，介紹主人公出身，遇到的事件等，依其時間與邏輯因果順序。極偶爾出現倒敘寫法，如：〈甫里消夏記〉⁷作者第一回點明因看到報紙上徵稿，覺得一生事蹟可為借鑒，第二回開始回溯父輩經歷與家族事件。儘管有個別小說採用倒敘，但基本上時新小說主要仍是沿用傳統章回小說的連貫敘述。在「敘事結構」則以三弊議題為中心，內容緊扣三項（時文、鴉片、纏足）弊害，情節依序圍繞「三弊」發展，為新的結構重心。

值得注意的是，時新小說最明顯的外在特色仍未擺脫「說書人」口頭化的敘事模式，故「敘事角度」上採全知視角，小說中的敘事者比小說人物知道的資訊要多，能觸及每個角色的態度、行為和內在思想意識。最明顯的共同特徵包括：（1）大部分時新小說每章有回目，且以整齊雙數句詩標示內容梗概；（2）常以詩歌開場結束，敘事中為配合小說情節，常見「有詩為證」，顯示出作者詩詞對句的傳統文學修養；（3）章回常見的結尾套語「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及開首套語「卻說……」、「且說……」在時新小說中亦屬常態；（4）多使用「全知觀點」，以第三人稱局外人的敘事立場表現小說內容，觸及每個角色的態度與反應，去描述角色的內在思想意識；（5）內文有時夾有「看官」、「諸公」等稱呼或是「閒話休提」，殘留說書敘事聲口等，部分小說還有圖文配置，頗有傳統繡像小說的味道。如：

⁵ 美·戴吉禮（Ferdinand Dagenais）主編，周欣平、趙亞靜副主編，弘俠譯：《傅蘭雅檔案》（The John Fryer Papers）（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3，第2章，頁506。

⁶ 田雪菲、李永東：〈晚清新小說概念的生成考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5期（2018年5月），頁140-154。

⁷ 瘦梅詞人：〈甫里消夏記〉，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155-332。本文中所引內文，皆出自周欣平主編的《清末時新小說集》。文後提及小說內容僅標題名、回目冊數與頁碼。如原文無標點符號，為方便閱讀，筆者自行句讀。

看官，難道周府裡沒有底下人麼為？為何這樣冷天，老早就叫一位小姐到花園去奔走呢？⁸

話說當下玉姐見勢不好，抽身而出……看官，你當這是打的何人⁹

敘事插話行為在中國小說中有其獨特性的表現，¹⁰也是時新小說殘留說書人特徵之一，作者以雙行小字夾註鑲嵌在正文中，進行故事干預或是借用雙行小字夾批，背後帶出敘事者價值判斷和思維等：

張華萌此惡念，雖由女色，必借鴉片為圈套，始能籠絡人，可知名教不能防閑人心¹¹

不怨父母，只怨惡俗，此處便可知其賢¹²

在文本與讀者間夾雜一個「敘事說書者」，溢於故事主線，引導讀者聚焦或思考的方向，權威地進行道德評價來形塑人物，鮮明地延續傳統小說的寫作架構，或許亦可以理解成，敘事者背後的目的在藉敘事、引導、評價來激發讀者思想，讓小說在公共領域發生實際效應，喚醒三弊對中國的危害。時新小說不論是敘事模式或架構，都存在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影子，可見其承襲傳統敘事模式的部分。

（二）「縱的繼承」——保有晚清小說寫實議論傾向

「時新小說」一詞由傅蘭雅首先提出，「時新」兩字頗具有當代、彰顯某一時期新的意涵或是要與舊的有所區分之意，且在徵文啟事中提及：

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要之大害……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割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物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¹³

⁸ 詹萬雲：〈澹軒閒話〉，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1冊，頁81。

⁹ 楊味西：〈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3冊，頁45。

¹⁰ 尤雅姿：《中國敘事理論與實際批評》（臺北：臺灣學生，2017年），頁192。

¹¹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70。

¹²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8。

¹³ 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啟〉，頁31b。

闡明他對所徵小說寫作方式已有所期待或規範，希冀能用語淺簡，婦人幼子均能明白，且能真實顯現眼前社會現狀和弊端，舉凡內容奇幻、志怪、狎穢或脫離現實成分較高者，不在預期標準之內。周欣平等學者認為徵文小說中不少作品都選取社會寫實情況為題材，揭露與針砭社會弊害並提出改革方式，可視為激發晚清小說變革的發軔，社會小說或譴責小說的特徵。¹⁴

光從獲獎作品名稱便可略知，15 部中有 3 部題目為「時新小說」、2 部為「新趣小說」，有 2 部題目帶有「醒世」兩字，頗有「勸諭醒世」的企圖心，若就 150 部分析，題目名稱包含「醒世」、「覺世」、「警世」或「時新小說」數量更多。檢視時新小說，具體內容緊扣揭露官場醜行、三項（時文、鴉片、纏足）弊害造成人民生活痛苦和頻仍的天災人禍等，以此為敘事重心，圍繞「三弊」發展，有些作者小說於卷首或後記陳明「道人一生所為，自知僅止於此，因遣知己者錄其生平，……世之閱此編者，其亦有感於心乎」，「作者於暇餘，偶聽人傳說，未知果有其人其事否，但據其情其理而觀，若有可以勸諭斯人，故錄之以醒世焉」¹⁵，都強調故事並非作者憑空杜撰，有其根據和勸戒目的。

筆者推究小說作品之所以具有很強的寫實性，源於晚清當時政治社會背景因素，舉國激昂、救亡圖存的時代氛圍使然，人民普遍焦慮與緊張，急於尋求改革的方法或新的指導國家前進的方針，寫作動機立基在國族情感的召喚和勵精圖治的心志上。再加上傅蘭雅徵文啟事開宗明義寫到「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割除」¹⁶，言下之意就是傅氏認為透過小說，可以達到改變風俗、改善中華積弊的目的，並藉舉辦徵文比賽蒐集「祛弊妙法」。小說作者們為了博取或符合徵文標準，創作之前命意先行，因此在撰著小說時自然而然選取社會現況為背景，圍繞三弊題材發揮。15 部獲獎小說中有 12 部在小說正文前的自序或小引說明該現象，如評列第二名作品（第一名作品亡佚）〈澹軒閒話·自序〉¹⁷直言：

間嘗深考其受病之源，而之國困民貧之故，寔由鴉片之害遍於天下……寔由於學大夫競習時文……一經纏足遂使幼女大受夷傷，婦人終身則廢……英國傅蘭雅先生，怒焉憂之，非得中國通人，茲成一書……上而天子下而匹夫匹婦，同心協力，共除積患……¹⁸

¹⁴ 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序》，頁 9-10。

¹⁵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 5 冊，頁 153。

¹⁶ 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啟〉，頁 31b。

¹⁷ 詹萬雲：〈澹軒閒話〉，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 1 冊，頁 5-8。

¹⁸ 詹萬雲：〈澹軒閒話·自序〉，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 1 冊，頁 5-8。

評列第三名作品〈五更鐘·序〉作者亦說明：

……惟以俗流小說之體寓聖賢覺世之心，本乎近時之實事，其文粗而淺，能令婦孺都解，其義正而大，能令積習挽回，是其用心之苦、救世之殷……¹⁹

又因作者們在小說中欲傳遞觀點和論述，期能影響讀者，達到改善社會的目標，因此，時常在敘事中夾雜著議論化的論事勸戒或評人說理，筆者發現小說一旦談到纏足、時文、鴉片等弊害，時常將缺點條序敷陳羅列，篇幅長達兩、三頁，且充滿道德勸說，義理說服，例如：望國新在〈時新小說〉第五回中條列了二十項中國不進步的例證，²⁰胡晉修〈時新小說〉第七回分析時文的弊害，洋洋灑灑橫跨十面篇幅。²¹

在批判社會三弊的同時，作者也將因淹水或乾旱造成農業損害、糧食短絀、瘟疫疾病、戰亂四起或官長貪污等人禍以及占卜、惡醫、考場百態、戒斷鴉片的中藥藥引、部分百姓聚集燒教堂等事件融進角色生活經歷中，構成一幅婦孺、會匪、飢民交織的社會景況：

中國直隸葉志超在牙山地方打了個大敗仗，退到平壤地方，又退到義州再退過鴨綠江，這個風聲傳到海城縣裡，把滿城人嚇得魂不附體……海城縣內人家已搬了一大半……見車上東西沉重，珍珍是少年婦女，便起了歹心……²²

一年無雨，草木枯燥，田無耕種，滿縣饑荒……那般差役，百般勒索……大賊過了，小賊又起，一百八十，三百五百，到處搶劫，忽東忽西，鄉民日夜不寧²³

黃錦珠曾歸納晚清小說寫作題材總傾向，包括「現實化」與「議論化」兩種特色，²⁴時新小說正若合符節。從另個角度思考，正因小說創作時，期待能真實展示社會現狀和社會脈動，與晚清中國三大問題扣合，雖然小說偏重議論教化傾向，但就積極層面，小說在某種程度下反映實況，給人社會史料的感受，體現當時空背景脈絡與特定文化意義，提供

¹⁹ 詹萬雲：〈五更鐘·序〉，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1冊，頁291-292。

²⁰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223-225。

²¹ 胡晉修：〈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94-103。

²² 青蓮後人：〈捫蝨偶談〉，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172-177。

²³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75-76。

²⁴ 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274。

探討晚清小說人物或社會表徵的素材，呈現社會中一般百姓對國家現狀的思索、改革方案和文學的理解，²⁵雖未臻成熟，卻保留了多元聲音和角度，在勸懲議論中看到作者身影，也幫助我們了解作者心中勸戒的對象。

其次，傅蘭雅初次使用「時新小說」這個詞語，並為「時新小說」立下定義，引導徵文小說的寫作方向與表達自己的小說觀。黃錦珠、韓南（Patrick Hanan）、田雪菲²⁶等學者認為時新小說對晚清小說及梁啟超「小說界革命」是具影響的，袁進提出梁氏《變法通議》受到傅氏影響，²⁷文中談到「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等與時新小說要求相同，後繼研究大體承襲前人對時新小說的評價，給予肯定，但也出現部分完全相反的分歧評論，否定時新小說所代表的意義，甚至推翻韓南等人對時新小說在小說史位置上的界定。²⁸梁啟超小說界革命最著名論點之一便是小說的感染作用，進而改良社會，關注社會題材，又梁氏小說觀主張未有作品前，先建立理論，以理論指導創作，²⁹和傅氏有異曲同工之妙，即使傅氏沒有梁氏意圖改良「小說」形式本身，但文學理論的產生本就過程複雜，諸多因素相互激盪，筆者以為兩者雖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對時代社會現況下的一種回應，傅氏的徵文文稿是具體實踐的成果，紀錄中國小說一個調整、轉化的過程。

（三）「縱的繼承」——殘留中國傳統思想底蘊

當晚清作者面對失序的傳統價值與崩解的社會國家，舊典範地位動搖，時新小說作者視「西方」的政治、科學、宗教成為新的選擇對象或解藥，進行仿效、挪用與移植，然而，面對西方文化或是基督宗教，作者仍無法去除儒、釋、道歷史陳因混雜累積下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仍潛藏在他們內在，影響價值判斷和思維模式。

時新小說將根治三弊之終極解決之道指向「西方和基督宗教」，具濃厚的宗教意味，但多數時新小說作者仍從自身成長背景與理解出發，回歸到大部份中國人認同的「儒學思想與經典」中尋找著力點，用儒家經典為素材，來回應基督宗教的義理，使中國經典和西方基督教思想意涵之間，保持一種互動與對話，在兩種跨文化與跨文本間穿越，相互詮釋，

²⁵ 陳大康：〈論傅蘭雅之求著時新小說〉，《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3年5月），頁14；黎子鵬編著：《道德除害傳：清末基督徒時新小說選》（新北：橄欖出版社，2015年），頁xxiv。

²⁶ 田雪菲、李永東：〈晚清新小說概念的生成考略〉，頁140-154。

²⁷ 袁進：〈論西方傳教士對中文小說發展所做的貢獻〉，《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第8期（2008年2月），頁175-179。

²⁸ 陳大康：〈論傅蘭雅之求著時新小說〉，頁1-14。趙珏：《基督教視域下的《清末時新小說集》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頁17。

²⁹ 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頁110。

形成一種新的敘事元素。

〈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第九回牧師欲勸戒纏足婦女，³⁰即是在西方基督信仰與中國儒家思想間協商的例證，說明纏足首先得罪「上帝」，依序得罪儒家人倫「父母」、「丈夫」、「兒女」，纏足婦女本身的健康反而是最末次；或是在描述身體是上帝所造，受造之時已全備完美，不應後天戕伐的同時，又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論點來斥責吸鴉片或纏足的中國人，產生新的意義與創造出屬於小說作者的基督教神學觀。雖然基督宗教成為新的選項，但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仍舊可見，小說作者面對儒家根深蒂固的價值觀與深化入骨的思維，發展出兩類模式：一是並未否定儒學，但承認其不足，需要基督宗教補充；二是切分不同層次，儒道屬於「人道」，而基督之道屬於「天道」。通過引用儒家經典來說明基督宗教意涵與概念，拉近東西的距離：

孟子謂無惻隱羞惡之心，非人也……中國非無道也，堯舜授受，在十六字之心傳，可謂至道矣，傳至孔孟著而成書，程朱復加以註釋，道非不明且悉也，卒不能補救人心……豈非儒道有不足乎，儒道不足，則以釋道而補之，釋道更荒誕不經，尤不能範圍人心……則非至善之道，莫能挽回之……夫至善之道者，莫如耶穌聖道也³¹

吾人犯罪受天譴，無從得脫，上帝不忍加諸，遣其誕降為人，代我行義……代我受死，代我贖罪……孔子雖聖猶為人，耶穌雖人仍為帝，孔子雖為上帝所遣，乃傳人道，耶穌乃傳天道以及人道，講明今生來世，孔子之道有不足……³²

……惟天可以禱祝赦罪，若犯其律法而獲罪，再欲祈禱，實無別所……再觀子路請禱一章，更毫無疑義矣，可見儒教與上帝大教，息息相通，一脈相傳……³³

除了闡述基督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協商及轉化外，少部分時新小說有意識地排除描摹男女私情、鋪張鬼狐幻術，內容雖力陳改變翻新，仍可見男性三妻四妾、鼓勵女子守貞修繕貞烈堂、歌樓酒館尋歡、貪官汙吏、巫醫迷信、丫鬟奴僕、考場黑暗、官場行賄等舊習文化的縮影，題材也不出傳統小說範疇。

³⁰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142。

³¹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130-131。

³²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275-276。

³³ 佚名：〈無名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8冊，頁218。

時新小說一方面緊抓西方為範本，一方面仍切不斷傳統文化，在兩者之間拉鋸，借用中國傳統文化和思維作為邁向西化或靠近基督信仰的銜接，過程中殘留大量挪用的痕跡，文學傳統並非毫無反擊之力，彼此互相影響，成為可茲使用的資源，類似表徵在《清末時新小說集》中處處可見。

（四）「橫的移植」——參酌聖經 U 型故事結構

《偉大的代碼：聖經與文學》一書認為，「整部聖經就是一部神聖的喜劇，由一系列誤解與不幸使情節跌到最低點，然後來了某個幸運的轉折，把全劇結尾推向快樂的結局」，且整部聖經被包含在大的 U 型故事結構中，當中還隱含無數小的 U 型結構，例如：《聖經·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頭的聖經故事、《聖經·士師記》、《聖經·約伯記》等等。遵循著「樂園——犯罪——受難——懺悔——得救」模式，這種 U 型結構形成了一種原型結構模式。³⁴黎子鵬指出晚清來華的傳教士所創作的小說，如：《引家當道》、《天路歷程》、《安樂家》等都具備 U 型結構的模式。³⁵

反觀中國人創作的時新小說，也不斷在文本中看到源於《聖經》的 U 型敘事結構。趙珏、³⁶梁蒼泱、³⁷姚達兌等人的研究指出，³⁸時新小說作者與基督宗教關係密切的比例頗高，或本身為教徒或是曾接觸基督教，合理推論應閱讀過《聖經》。黎子鵬、鄺智良亦提及時新小說比賽中的小說，³⁹如：李景山的〈道德除害傳〉、進憂子的〈夢遊記〉、宋永泉的〈啟蒙誌要〉等，都能看出對《天路歷程》文學手法的吸收運用，可見該小說在晚清的傳播和接受，也可看到中國小說借鑒傳教士小說的軌跡。

以小說〈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為例，作者來自廣東新安李萌傳道書院，根據文獻資料，傳道書院的前身為貝德明牧師創立的「李朗存真書院」，至 1875 年擴建，才更名

³⁴ 加·諾思洛普·弗萊：《偉大的代碼：聖經與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20。

³⁵ 黎子鵬：〈十九世紀傳教士小說與中文聖經的關係〉，《經典翻譯與宗教傳播：和合本聖經九十年論文集》（中壢：中原大學，2009 年），頁 60-72。姬艷芳分析〈道德除害傳〉（非獲獎小說）該篇亦認為使用 U 型結構，詳參姬艷芳：〈基督教文學在中國近代時新小說中的轉生——以李景山的《道德除害傳》（1895）為例〉，《聖經文學研究》第 2 期（2018 年 8 月），頁 247-274。

³⁶ 趙珏：《基督教視域下的《清末時新小說集》研究》。

³⁷ 梁蒼泱：〈格致散人及其作品考述——管窺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活動〉，《漢語言文學研究》第 4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44-59。

³⁸ 姚達兌：〈楊味西及其《時新小說》的插圖、結構與主體〉，《江漢學術》第 32 卷第 5 期（2013 年 11 月），頁 99-104。

³⁹ 黎子鵬、鄺智良：〈譯本的轉生——清末時新小說對《天路歷程》的重寫〉，《或問》第 25 號（2014 年 6 月），頁 15-29。

為「傳道書院」，主要目的是培育牧者與傳教士。⁴⁰〈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文本寫到：主角（石琇）父母為大善人，教子有方，後石琇因吸食鴉片、娶了蠻橫妾、子死妻散，因緣際會下學了兵法獲得官職、與妻重逢、殷勤政事升官，最後與牧師討論除弊之法而認識基督之道，與聖經故事相呼應，從一開始「樂園」狀態到吸鴉片「犯罪、受難」到戒毒的「懺悔」與「得救」結局，即是明顯例證，此外李鍾生〈五更鐘〉、胡晉修的〈時新小說〉等亦是完整運用 U 型結構。

其餘時新小說，雖相對於基督徒作者，較難分辨非基督教徒作者（僅受影響基督文化或《聖經》影響），但即使整部小說大架構未使用 U 型敘事結構，在闡述某一弊害或旁支情節都夾雜 U 型敘事結構，如：〈澹軒閒話〉主角父親周正齋支線情節，祖上本富甲一方（樂園），後因喜愛小腳（犯罪），娶了纏足女子導致一連串家庭悲劇（受難），幸而元配所生子女拒纏足、禁鴉片（懺悔），最終子孫昌盛圓滿結局（得救），並非主線情節仍利用 U 型結構敘事，類似實例在時新小說中不勝枚舉，可能多數家庭本因三弊而走向衰敗，屬於當時社會普遍現象，所以在小說中反覆出現，共同塑造出具普遍性的同一類型人物和相仿雷同的劇情。

時新小說作者為了兼顧三弊，故事模式多是女性因纏足導致不孕，在中國人傳宗接代觀念下，男性另娶侍妾，導致家庭紛爭，面對戰亂，又因小腳無法逃離，衍生悲劇；而男性為求取功名，努力學習時文，偏考運不佳或考場黑暗，努力未果，失意下沾染鴉片，或是在學館中士子們一齊沉淪，因受外敵入侵、太平天國戰亂後或遇到教徒傳揚福音道理，才幡然醒悟，最終圓滿結局，大多數的作者們採用了類似的故事架構，亦可能受到《聖經》啟示，文本中討論到「原罪」概念，⁴¹無法靠自己脫罪，後因悔改認罪，接受福音救贖，得著盼望，回到喜劇高點，使時新小說共同展現出，移植挪用西方《聖經》U 型敘事結構。

三、時新小說的宗教文化意涵

此處將探討《清末時新小說集》文本中展現出的宗教文化意涵：

⁴⁰ 蔡惠堯：〈晚清深圳地區基督教傳播史論〉，《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6 期（2006 年 12 月），頁 131-152。劉紹麟：《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1842 至 1866 年的香港基督教會史》（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03 年），頁 211。

⁴¹ 如望國新〈時新小說〉。

（一）「縱的繼承」——以儒家思想詮釋基督信仰

該批時新小說最鮮明的特色之一，即是內容或是投稿來源多與基督宗教有關，⁴²文本中蘊含的基督教符號或價值觀，是時新小說有異於大多數晚清小說的獨特之處。

誠如前面所述，面對西方基督宗教，小說作者們慣用儒家經典為素材，來回應基督宗教的義理，在中國經典與基督宗教思想之間跨文化、跨文本穿越，相互詮釋，產生新的意義與創造出屬於小說作者的基督教神學觀。小說作者面對儒家根深蒂固的價值觀與深化入骨的思維，多展現兩類模式：一是並未否定儒學，但承認其不足，需要基督宗教補充；二是切分不同層次，儒道屬於「人道」，而基督之道屬於「天道」。

通過引用儒家經典來說明基督宗教意涵與概念，如：〈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中大量徵引儒家思想：

孟子謂無惻隱羞惡之心，非人也……中國非無道也，堯舜授受，在十六字之心傳，可謂至道矣，傳至孔孟著而成書，程朱復加以註釋，道非不明且悉也，卒不能補救人心……豈非儒道有不足乎，儒道不足，則以釋道而補之，釋道更荒誕不經，尤不能範圍人心……則非至善之道，莫能挽回之……夫至善之道者，莫如耶穌聖道也⁴³

說明並非否定儒釋之道，而是承認有所不足和缺乏之處，特別是呼應前述，「名教不能防閑人心」⁴⁴，關鍵需藉由耶穌之道彌補，「孔求孟尚久糊塗，世道委微佛欲扶，總是一般無力藥，顯然難以擬耶穌」⁴⁵。

在望國新的〈時新小說〉中認為「耶穌之教與聖賢之道並行而不相悖」⁴⁶，並說明聖賢各國皆有，並舉例說明，較之我國不稍遜，企圖改變讀者的世界觀與眼界，化解中國人認為耶穌教是蠻夷之邦所信，「吾耶穌之教，未嘗教人輕視聖賢之道」⁴⁷一層一層拉近基督宗教與儒家之間的距離，最後指出：

⁴² 「教徒來稿占了 61.33%(實際情況可能還更多些)」詳參陳大康：〈論傅蘭雅之求著時新小說〉，頁 1-14。「涉及基督教內容的作品比例約為 46%」詳參趙珏：《基督教視域下的〈清末時新小說集〉研究》，頁 16。

⁴³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 5 冊，頁 130-131。

⁴⁴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 5 冊，頁 149。

⁴⁵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 5 冊，頁 149。

⁴⁶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 2 冊，頁 430。

⁴⁷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 2 冊，頁 430。

吾人犯罪受天譴，無從得脫，上帝不忍加諸，遣其誕降為人，代我行義……代我受死，代我贖罪……孔子雖聖猶為人，耶穌雖人仍為帝，孔子雖為上帝所遣，乃傳人道，耶穌乃傳天道以及人道，講明今生來世，孔子之道有不足……⁴⁸

有勝於聖賢萬萬者，即為聖賢之師之主，吾所信之主耶穌是也……蓋吾人久淪於為惡，無力以自救，……廣施教化，代贖人罪……⁴⁹

聖賢所教之人道與耶穌之言相符合，所有異者，聖賢所未教之天道……聖賢猶人，故僅能教以人道，倫之，耶穌上帝也，故深知天道，以及來世，而守聖賢之教誨者，無外乎欲盡人間之事，守倫常之理而已……而不若守耶穌之教，天道人道兼盡無遺，且可知今生之理，來世之報……⁵⁰

信之者可得救上帝，許賜以天堂永福……⁵¹

不僅論及「原罪」觀念，闡明基督宗教與儒家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聖人雖聖，聖猶人，何能純全？」世間之罪，罔論大小輕重，人皆無從自救，唯有透過耶穌，方有「代贖人罪」的能力，且基督宗教不僅談「人道」，教導信徒人倫行為，還涉及「天道」，談論來世與天堂永福的概念，將兩者清楚區分，意圖鼓勵讀者在遵守儒道之上，信仰基督宗教，更強調了基督宗教的優越處與超越性。

（二）「橫的移植」——基督救贖的解決框架

綜觀獲獎小說所提出「祛各弊之妙法」，都回歸到君權制度大方向：「我要進京奏明皇上」⁵²、「夢蘭因思鴉片不除，中國之人才無由出……於是繕就一本其略曰……」⁵³、「得見滿州女概不纏腳，竊想滿漢理應一體，何以各省婦女獨受纏腳之困，撰一表，擬請旨禁絕……」⁵⁴等，隱含中國作者們認為「上疏皇帝，皇帝下令禁絕」才有可能解決三弊，未跳脫傳統君權至上思想，但小說也埋下伏筆「若是朝廷允許，那三大害就可以除了，百

⁴⁸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275-276。

⁴⁹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422-423。

⁵⁰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430-431。

⁵¹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492。

⁵² 胡晉修：〈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3冊，頁430。

⁵³ 個儻非常生：〈瓢賸新談〉，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3冊，頁687。

⁵⁴ 瘦梅詞人：〈甫里消夏記〉，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328。

姓免得苦難……不知俟候到何日何時方纔可以有信息呢」⁵⁵，顯然民心難定，對晚清政教、舊有秩序、權力結構產生懷疑，致使將眼光轉向基督救贖。

小說將根治三弊之終極解決之道指向「基督宗教」，「非耶穌聖道不可」⁵⁶（〈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第5冊，頁144）。例如：

西學則本耶穌聖道而興，因不本聖道，則其智終屬未深，未能悉道之微，究道之實……若無聖道以範圍之，安能若是

……雖久為烟魔所苦……不奉行斯道，用盡多方，亦是無益，實心遵奉救世教者，雖無良方，亦能即改……⁵⁷

抑有進者，「三者之弊，皆由心中之惡念而生，上帝之道，正是變易人心，自能除之」⁵⁸，小說作者們將基督宗教拉到一個更高位階，只有「變易人心」才是真正救贖根本，不斷強調基督宗教與人心的關係，「諺云，生子身不能生子心……乃為上帝所產，既造由上帝，自非人力所得而更易之」⁵⁹即使頒布各樣辦法，以纏足為例，若不施行聖道，人仍不知身體乃上帝所賜，全備完美，纏足就是得罪上帝，「今以聖道而關其心，使知其罪，則人皆畏而不敢為」⁶⁰若僅學習西學未改變人心，不過是換湯不換藥，唯有基督聖道方能根治三弊，也顯示出部分中國基督徒對基督教的理解。

邢福增指出晚清基督徒試圖改變中國，所思考的課題之一就是「意識形態的更新」，部分基督徒認為「天道」與富強間，有著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⁶¹此番論述正是小說篇末的觀點，以西方信仰為框架，成為重塑自我及家國的規範，加上對基督徒身分的委身與意識到國族現狀，融攝中國本土文化與移植西方基督宗教文化，轉化成以「基督為最終救贖」的救亡解藥，即便當時傅氏徵文活動並未進一步造成更大影響，卻無形中留下晚清投稿作者對相關議題的思索和參與。

再深入探究小說文本對基督宗教的理解和運用，作為外來文化的基督宗教，作者無法避免儒、釋、道歷史陳因混雜累積下的意識形態與傳統習俗深入日常生活中的差異，小說

⁵⁵ 胡晉修：〈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3冊，頁433。

⁵⁶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144。

⁵⁷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274。

⁵⁸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133。

⁵⁹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281。

⁶⁰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141。

⁶¹ 邢福增：《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香港：建道神學院，1995年），頁134-135。

作者試圖從外在儀式活動先入手，進行與民間信仰基督宗教的比較，「以事獨一真主，而事之非如菩薩，以牲儀酒醴……生前守聖道而安心，死後入明宮而享福」⁶²，「且神知我的心念，自能無不在，何必塑其像，定其位乎，攜了牲儀酒醴到他像前，跪跪拜拜」⁶³指出基督宗教外在儀節不須要在實體的雕像面前祭祀、牲禮，「堅心事主，勤讀聖經，迫切常祈」，只需要多「讀經、禱告」，小說點到為止，多未深入探討或闡述基督教義、真理，顯示當時中國基督徒作者對信仰的理解仍屬較表面化，尚難真正被徹底基督化。

另外，《聖經》作為基督信仰最重要經典，多數獲獎小說對《聖經》本身卻毫無著墨，偶有幾部小說方有較深的討論，如：胡晉修〈時新小說〉和望國新〈時新小說〉兩部小說從不同面向闡述，胡氏文本中交織聖經故事，將有名的寡婦奉獻兩個小錢和寡婦以麵供給先知等聖經故事穿插，⁶⁴大多擷取基督宗教「勸善教化」的部分，不完全視基督宗教為一種宗教信仰，更像是謀求國家富強或革除三弊的一種解決方法。小說作者本於基督徒身分或對基督宗教的認識，意識到國族現狀，轉而將基督信仰成為「最終拯救國家的解藥」，是時新小說相當獨特且鮮明的特色。

對基督教教義與內涵涉及的「因信稱義」、「三位一體」、「救恩論」等重要議題，在胡晉修〈時新小說〉和望國新〈時新小說〉兩部小說中同樣有較完整的闡發。胡氏做有〈天國邇矣宜悔改〉四首、〈勸讀聖經〉四首、貧嫠樂輸四首等詩歌，運用中國讀者熟悉的文字呈現形式，蘊含「不知天國雖在天，上帝卻是立人間」、「聖經之道奧妙無窮，由主默示俾世遵行」⁶⁵等基督教義理，望國新更從上帝與儒家的分別、教徒應祈禱、努力研讀聖經、上教會、常與聖徒往來，一路談到上帝創造萬物、上帝的屬性、耶穌為人代死方

⁶²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132。

⁶³ 羅懋興：〈醒世時新小說石琇全傳〉，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5冊，頁146-147。

⁶⁴ 《南京條約》使在通商地區宣教合法化，由英國倫敦會、美國公理會、美國浸禮會、馬禮遜教育會的代表組成「委辦譯本委員會」，重新翻譯聖經，此譯本開始於1843年，後對「God」（「神」或「上帝」）和「baptism」（「浸」或「洗」）的翻譯問題爭論不休，新約兩種版本均於1852年出版，舊約於1854年出版，史稱「委辦譯本」或「代表譯本」。本文以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https://bible.fhl.net/ob/ro.php?book=21&procb=3>（最後瀏覽日期：2022.7.4）。小錢的故事參閱《聖經·路加福音》21章2-4節（委辦譯本）「又見一貧嫠，輸半釐者二，耶穌曰：我誠告爾，此貧嫠所輸，較眾尤多，蓋眾以羨餘輸上帝，此則不足而盡輸所有者也。」（和合本）「又見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錢，就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還多；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多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裡，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以麵供先知的故事參閱《聖經·列王記上》17章12-14節（和合本）「他說：『我指著永生耶和華你的神起誓，我沒有餅，罈內只有一把麵，瓶裡只有一點油；我現在找兩根柴，回家要為我和我兒子做餅；我們吃了，死就死吧！』……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罈內的麵必不減少，瓶裡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⁶⁵ 胡晉修：〈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3冊，頁135-136。

能贖罪，今生來世免除罪惡，升至天堂，到數個因入教而改變人生的見證等，反映出中國作者認為「基督徒」應展現的樣子或行為，也紀錄基督徒因傳揚福音被拒內心的掙扎「不以所受為恥，而以上喜故所行為憐」⁶⁶、「猶屬可憐，不憶我儕亦曾如此乎？」⁶⁷，再次聲明不需要行為完全地良善或透過特別儀式始能信主「耶穌不以爾吃鴉片為拒，而以爾信為悅」、「若口認耶穌為主，心信上帝甦之，則得救」⁶⁸，是時新小說中較少數成熟且詳盡涉及到核心概念的篇章。

四、結論

晚清時期的中國充滿變動，內憂外患，飽受外來者侵略，社會上瀰漫救國革新、興亡圖強的思潮，伴隨著船堅炮利，西方的技術、思想與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姿順勢進入中國，開啟了人民對於世界、國家民族的無窮想像，對舊有的科舉八股取士制度、吸食鴉片和纏足弊病發起攻擊，社會瀰漫西方為尚的氛圍下，產生傅蘭雅的時新小說徵文比賽。

時新小說作者們處在中西文化脈絡與新舊社會氛圍的歷史座標上，小說文本有來自中國傳統文學的承繼，以及對西方基督宗教的移植，特別是小說作者從傳統儒家思想與民間信仰社會情境下，轉化為基督徒，因著傅蘭雅徵文活動讓當時中國基督徒對基督宗教的理解與觀點得以被記錄，在信徒閱讀《聖經》、接受基督宗教，摻雜作者個人的詮釋後，所產生出來的小說文本，雖然小說文本大多著重基督教教化、勸人向善的部分，僅少數篇目觸及較深入的基督教教義或內容，但「無論他們表達的深刻與膚淺，完整與簡單，都因有了基督教的指涉，而有文學意義和語言形式的變化」⁶⁹，即使未臻完善，有所不足，卻也彰顯晚清中國基督徒對自身信仰的認識，以及在儒家思維、民間習俗間發展出來的互動方式。

⁶⁶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198。

⁶⁷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202-203。

⁶⁸ 望國新：〈時新小說〉，收於周欣平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第2冊，頁297。

⁶⁹ 王本朝：《20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9。

徵引文獻

近人論著

- 王本朝 WANG, BEN-CHAO：《20 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文化》*20Shi Ji Zhong Guo Wen Xue Yu Ji Du Jiao Wen Hua*（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Education Press，2000 年）。
- 尤雅姿 YOU, YA-ZI：《中國敘事理論與實際批評》*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rrative Theory for Chinese Novels*（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2017 年）。
- 田雪菲 TIAN, XUE-FEI、李永東 LI, YONG-DONG：〈晚清新小說概念的生成考略〉“Wan Qing Xin Xiao Shuo Gai Nian De Sheng Cheng Kao Lue”，《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2018 年第 5 期（2018 年 5 月），頁 140-154。
- 吳淳邦 WU, CHUN-BANG、李爽學 LI, SHI-XUE、黎子鵬 John T. P. Lai 主編：《清代基督宗教小說選注》*Christian fiction in Qing China, 1709-1907: an anthology with commentary and annotations* 上卷（臺北 Taipei：中研院文哲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2018 年）。
- 邢福增 XING, FU-ZENG：《文化適應與中國基督徒》*Cultural Accommodation And Chinese Christians*（香港 Hongkong：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1995 年）。
- 周欣平 ZHOU, XIN-PING 主編：《清末時新小說集》*Qing Mo Shi Xin Xiao Shuo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1 年）。
- 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 ZHEN BEN SHENG JING SHU WEI DIAN CANG CHA XUN XI TONG 網址：<https://bible.fhl.net/ob/ro.php?book=21&procb=3>（最後瀏覽日期：2022.7.4）。
- 姚達兌 YAO, DA-DUI：〈楊味西及其《時新小說》的插圖、結構與主體〉“Yang Weixi and His Story The New Age Novel’s Illustrations, Structure and Theme: A Study on the Authors in John Fryer’s Writing Competition(1895)”，《江漢學術》*Jianghan Academic* 第 32 卷第 5 期（2013 年 11 月），頁 99-104。
- 姬艷芳 JI, YAN-FANG：〈基督教文學在中國近代時新小說中的轉生——以李景山的《道德除害傳》（1895）為例〉“The Transformation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the New Age Novels of Modern China: Li Jingshan’s ‘Daode chuhai zhuan’ (1895)”，《聖經文學研究》*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第 2 期（2018 年 8 月），頁 247-274。
- 袁進 YUAN, JIN：〈論西方傳教士對中文小說發展所做的貢獻〉“Lun Xi Fang Chuan Jiao Shi Dui Zhong Wen Xiao Shuo Fa Zhan Suo Zuo de Gong Xian”，《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Zhong Guo*

- Gu Dai Jin Dai Wen Xue Yan Jiu 第 8 期（2008 年 2 月），頁 175-179。
- 陳大康 CHEN, DA-KANG：〈論傅蘭雅之求著時新小說〉“On John Fryer’s ‘Movement of Writing Up-to-day Novels’”，《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第 3 期（2013 年 5 月），頁 1-14。
- 陳平原 CHEN, PING-YUAN：《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rrative Modes of Chinese Fiction*（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0 年）。
- 梁蒼泐 LIANG, CANG-YANG：〈格致散人及其作品考述——管窺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活動〉“Ge Zhi San Ren Ji Qi Zuo Pin Kao Shu: Guan Kui Fu Lan Ya Qiu Zhe Shi Xin Xiao Shuo Huo Dong”，《漢語言文學研究》*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第 4 卷第 3 期（2013 年 9 月），頁 44-59。
- 黃錦珠 HUANG, JIN-ZHU：《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Wan Qing Shi Qi Xiao Shuo Guan Nian Zhi Zhuan Bian*（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1995 年）。
- 趙珏 ZHAO, JUE：《基督教視域下的《清末時新小說集》研究》*Ji Du Jiao Shi Yu Xia De 《Qing Mo Shi Xin Xiao Shuo Ji》Yan Jiu*（上海 Shanghai：上海師範大學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cient Literature Master Thesis，2014 年）。
- 蔡惠堯 CAI, HUI-YAO：〈晚清深圳地區基督教傳播史論〉“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preading Christianity in Shen Zhen in Late Qing Dynasty”，《臺灣師大歷史學報》*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第 36 期（2006 年 12 月），頁 131-152。
- 劉紹麟 LAU, SIU-LUN：《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1842 至 1866 年的香港基督教會史》*The Foundation of Hong Kong Chinese Church: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Christian Church, 1842-1866*（香港 Hongkong：中國神學研究院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2003 年）。
- 黎子鵬 JOHN T. P. LAI：〈十九世紀傳教士小說與中文聖經的關係〉“Shi Jiu Shi Ji Chuan Jiao Shi Xiao Shuo Yu Zhong Wen Sheng Jing De Guan Xi”，《經典翻譯與宗教傳播：和合本聖經九十年論文集》*Jing Dian Fan Yi Yu Zong Jiao Chuan Bo : He He Ben Sheng Jing Jiu Shi Nian Lun Wen Ji*（中壢 ZhongLi：中原大學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2009 年）。
- 黎子鵬 JOHN T. P. LAI、鄺智良 KWONG, CHI-LEUNG：〈譯本的轉生——清末時新小說對《天路歷程》的重寫〉“Studies o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或問》*WAKUMON* 第 25 號（2014 年 6 月），頁 15-29。
- 黎子鵬 JOHN T. P. LAI 編著：《道德除害傳：清末基督徒時新小說選》*Dao De Chu Hai Chuan : Qing Mo Ji Du Tu Shi Xin Xiao Shuo Xuan*（新北 New Taipei City：橄欖出版社 Gan Lan Chu Ban She，2015 年）。

- 美·林樂知 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 主編：《萬國公報》*The Review of the Times* 第 24 冊（臺北 Taipei：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1968 年）。
- 美·戴吉禮 FERDINAND DAGENAIS 主編，周欣平 ZHOU, XIN-PING、趙亞靜 ZHAO, YA-JING 副主編，弘俠 HONG, XIA 譯，《傅蘭雅檔案》*The John Fryer Papers*（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0 年）。
- 加·諾思洛普·弗萊 NORTHROP FRYE：《偉大的代碼：聖經與文學》*The Great Code :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 年）。
- Ernst Johann Eitel, “Extracts from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of Teacher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26(July, 1985), pp.330-331.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plantation of "Late-Qing New Age Novels"

LEE, PEI-SHIH

(Received March 10, 2022 ; Accepted October 19, 2022)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e-Qing New Age Novels" by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Longitudinal Inheritance" and Western Christianity "Horizontal transplantation" brings out the writing style and cultural meaning presented. "Late-Qing New Age Novels" originated from the late Qing missionary John Fryer (1839-1928), the manuscript of the "New Age Novels" fiction competition held in 1895, the manuscript of the novel was once lost until it was rediscovered in 2006, and in 2011, it was published as "Late-Qing New Age Novels". The name, without deletion and editing, directly scanned and photocopied for publication. By analyzing the text,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wo dimensions: (1) To explore effec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western Christianity on writing style of new age novels. (2) To elaborat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text, particularly religious culture and how Chinese Christian authors applied Christian elements in creation of novels., spanning the fields of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which has a uniqu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with value.

Keywords: Late-Qing New Age Novels, John Fryer, fiction competition